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46个

财政部4月12日消息，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荷兰、巴西、芬兰、格鲁吉亚、丹麦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财政部确认，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46个，包括奥地利、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约

人民日报

月球形成之谜新解：或由天体撞击地球后形成

日前，以色列和法国科学家最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报告说，月球可能是在同地球成分极其相似的一个天体撞击地球之后形成的。

报道称，这一理论显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地球和月球的组成远比科学家先前期待的要相近得多的原因。

科学家同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另外两篇文章，报告了先前不为人知的月球岩石中存在的细微差别。

科学家表示，这些最新的研究结果就月球的形成提供了更为可信和清晰的信息。

以色列和法国科学家在他们的报告中模拟了内层太阳系形成早期的动荡历史，对可能发生的撞击进行了量化处理。

模拟显示，地球在早期可能受到其他可能成为太阳系行星的天体的一系列撞击。

在这一系列的撞击中，最后一次撞击来自一个质量大约是地球十分之一的行星天体，所产生的碎片最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

月球。科学家过去相信，构成月球的大部分物质应该来自于撞击地球的天体，而这样的天体成分应该同地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科学家承认，地球同月球成分的高度一致性是上述大撞击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参与这项最新模拟研究的科学家表示，撞击地球的行星很有可能具有同地球极为相似的组成，这使得科学家只能在月球材料中发现非常微小的差别。

参与这项研究的以色列科学家佩列茨说，“我们发现，许多撞击行星与被撞击行星的成分非常相近，就像地球与月球的成分一样相近。”

试验模型显示，成份如此相近的行星相撞的几率高达20%。

佩列茨说，这样的几率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月球形成的大撞击理论，也让他对这一理论充满信心。

中国新闻网

潜入彩票店偷4万元即开彩票 雇人刮奖反亏九百

刚刚刑满出狱，张某便打算通过买彩票来实现自己一夜暴富的梦想，但是买了1000余元的彩票一直没有中奖，“爱动脑筋”的张某便趁着深夜悄悄潜入彩票店，将4万余元的即开型彩票盗走。为了加快刮奖进度，张某又花了1000元雇了两个人专门替他刮奖。怎料只刮出百元奖励，不仅亏了900元还被警方抓获。

据办案民警介绍，2012年7月份以来，嫌疑人张某（男，汉族，21岁，陕西延安人）曾因盗窃两次入狱，2015年3月刑满释放。出狱后，张某整日厮混社会、不思进取，企图通过购买体育彩票一举暴富。

4月5日下午，张某将随身携带的1000余元现金全部购买了彩票却都没中。4月6日凌晨3时许，张某独自一人窜至榆阳区德静路康某经营的中国体育彩票门店，将卷闸门撬坏后爬入店内，盗窃共价值4万余元的即开型彩票，后逃至榆阳区南门口附近，花费1000元雇了两个人为其刮奖。

让张某没想到的是，奖券刮了一半不到，就被民警抓住，而此时张某和另外两人只刮出“20元”和“80元”共100元奖励，还有大量彩票没来得及刮。

华商报

因有小说、电影、电视剧《林海雪原》，特别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与广大读者、观众见面，杨子荣英雄形象闻名全国。

闯关东，漂泊生活14年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1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父亲杨世恩是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农家妇女。夫妇生有三男三女，两个早夭。杨宗福是杨世恩长子，杨子荣是杨世恩次子。

杨子荣4岁那年，家里饥寒交迫，无法度日。这年秋天，全家决定闯关东另谋生路。全家定居辽宁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然而安东的生活也不如意。杨世恩夫妇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地干活，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

无奈之下，杨世恩夫妇决定各领几个孩子分开活命，杨世恩与大女儿留在安东，宋学芝带着几个孩子回山东。尽管生活困难，宋学芝还是省吃俭用供杨子荣读了4年书。

1929年，杨子荣在母亲的安排下，独自去安东投靠父亲。开始，父亲让他上学。两年后，家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杨子荣到姐姐做工的缫丝厂当童工，挣钱补贴家用。3年学徒期刚满时，因工厂效益不好，杨子荣失业了。后来，杨子荣在岫岩一带干了不到三个月的缫丝工人。不久，他又回到安东。

在安东，杨子荣采过石头，伐过树木，有时也被找去挖石洞。到了1935年，他到鸭绿江上当船工，在码头上扛大包、放木排，在江岸上拉纤，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杨子荣熟悉了安东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也接触到三教九流、行帮黑道各色各样的人，熟悉了他们的种种规则，甚至对土匪、地痞的暗语、黑话，都了如指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参军当上侦察员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杨世恩被日伪当局抓到黑龙江当劳工。大女儿去找他，不仅未找到，连自己也下落不明。杨子荣与父亲、姐姐失去联系。1940年，杨子荣离开安东到鞍山千山当矿工。矿区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不仅随时有生命危险，还要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有一次，日本监工鞭打工友，杨子荣痛打了监工一顿。最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杨子荣离开矿山。1943年春，他回到了山东牟平。回到家乡后，杨子荣参加了民兵组织，配合八路军打日军。

参军到东北，剿匪立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8日，杨子荣向本村农救会会长孙承祺报名参军。报名和体检也是孙承祺领他和另外一个叫韩克利的村民到城南雷神庙去的。10月，杨子荣被编入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月末，部队在莱西县水沟头村整训后，奉命向东北挺进。11月24日，部队在庄河登陆。

海军支队到庄河后，副政委李伟向驻在安东的辽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汇报工作。根据萧华的命令，海军支队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

在五常时，二支队把下属的两个大队扩编为两个团和一个警卫营、一个炮兵连。

中国之队媒体版权竞标激烈 中国足球感受资本力量 以前是求着媒体转播赛事

距离中国足协中国之队赛事媒体版权竞争性谈判结果出炉已经过去了半月有余，在14家竞争者中胜出的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体奥动力）在拿到中国之队未来4年的全媒体版权之后，依然在低调中筹划着下一步的布局。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表示：“4月14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抽签之后，我们会根据中国队的小组赛对手，与相关足协和海外版权公司谈判、沟通，争取把中国队4个客场比赛的转播权也拿下来，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赛事资源。”

过去几年，中超联赛已经在部分俱乐部高投入的冲击之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如今，体奥动力在赛事媒体版权这一领域全力出击，让中国足球再一次感受到资本的力量，而之后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可能将更加深远。

引入竞争 价值得以体现

这是中国足协首次通过竞标方式落实中国之队赛事媒体版权的归属。这种改变自然有因可寻：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优化市场环境”部分明确写到：按市场原则确立体育赛事转播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发展。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除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

在赛事媒体版权的激烈争夺中，中国足协尝到了在这一领域放开手脚的甜头，以前是求着媒体转播赛事，现在变成了静等众多客户上门求购。这得益于足球大环境总体向好和国足形象面貌一新，也是在突破固有的思维和条框之后收到的积极回应。足球的真正价值，终于

在市场中得以体现。

中国足协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跟以前央视每年不到1000万元的转播费用相比，这次外界风传的转播权费用达到每年六七千万元的数字并不离谱。他表示：对中国足球来讲，通过转播权的招标，让中国之队获得的资金大幅增加，将来对各级国家队的投入自然也大幅度提高。

“其实不光是钱的事，这次招标对国家队的转播水平、品牌形象、赞助商的权益保证等方面都有提高，改变是全方位的。我们并不是只看重谁的出价高，还要看转播商的资质和能为我们做什么。”

体奥动力此前并不为太多人熟知，但这家公司已经从事媒体版权经营长达10余年。参与竞标的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姚震彦对结果也表示了认可：“这次竞标，中国足协把赛事媒体版权交给了一个专业团队。”

做好包装 市场前景乐观

17个机位转播、“飞猫”空中游走，中国队在3月的两场热身赛已经可以为未来的比赛转播水平定下标准。赛事转播水平的提升，电视机前亿万球迷的感受最为直观。

赵军对中国之队的版权销售表示乐观：“我们常年做体育赛事的分销，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客户资源，包括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门户网站等，目前谈得很顺畅。不过版权成本提高了，肯定会提高合作的门槛，一些经营压力比较大的新媒体可能会选择放弃。”

“中国之队的价值取决于后期的创意和包装”，对于如何收回成本，实现盈利，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义的观点是：“把中国之队的赛事包装出更多的商业价值，这是最重要的。版权如果搞不好很容易就砸在手里，得动员关联产业共同分享版权，使得这个版权的价值增值，然后来分它增值的部分。哪怕主体产业赔点钱搭台，让关联产业上去唱戏，可以继续让央视播，由央视播出后衍生出潜在价值。如何能设计出一种盈利模式让自己从这些价值中获益，是考验体奥动力决策者的问题。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都是创意产业，讲究的是未来的附加价值，创意包装出的新价值空间。所以接下来的行动可能会

更加重要。”

对此，赵军非常肯定地表示：“我们做出的产品要对得起客户，今后我们会把国家队资源做足，增加内容提供、提升信号制作水平、扩大传播平台、丰富视频产品，力求将中国之队更深入、更全面地呈现在球迷面前。”

对于中国之队媒体版权的未来前景，姚震彦也十分看好：“虽然今年国家队的重要赛事不是太多，只有4场世界杯预选赛，但考虑到这是一个4年的合同，在周期内收回成本甚至盈利应该差不多。”

资本注入 触动旧有格局

资深媒体人颜强认为：“当海量资本进入到一个相对新鲜的行业领域，有可能冲击已有的行业势力分配、组织形式，改变已有的产品形态，甚至可能重新定义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在赛事媒体版权的竞争之后，形成的浪潮也在冲击中国足球旧有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赵军说：“我们对球队、足协也会提要求，比如对赛事组织就会提出更高标准。这不是为了折腾，而是为了更好地传播。”

这次公开竞标也会对未来的中超转播权产生深刻影响。有媒体报道，目前，中超联赛一个赛季的转播权收益仅在7000万元左右，平均到每家俱乐部不过几百万元的收益，根据当下的行情，这仅是一名国脚在俱乐部的年薪。赵军表示：“市场上对于中超联赛目前整体转播权价格过低的现状应该历史及客观看待，目前大部分平台，包括我们自己的合同都是2012年签署的，当时的市场环境和现在不一样，足球赛事转播权井喷也就是近一年的事情。”如今，中国之队的价值已经有了10倍左右的增长，让中国足协对于中超转播权的未来价值也充满信心。

“完全可以预见，2017年中超联赛的赛事转播权争夺一定会非常激烈。”姚震彦表示，“群雄逐鹿的时代已经到来，不过希望中国足协今后能让竞标更加细化，将赛事转播资源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开。”

赵军毫不避讳体奥动力将参与到中超联赛转播权的争夺之中：“我们一定会全情投入，但央视的强势地位和新媒体的崛起肯定会让竞争更加激烈，但凭借十几年的专业经验和对中国足球的了解，我们会努力做出一个更好的整体方案。无论结果如何，最终受益的都将是中国足球。”

人民网

黄山景区现罕见春季冻雨冰挂景观



4月7日，受冷空气影响，安徽黄山风景区气温下降，形成冻雨景观，吸引众多游人。
王辉 摄

剿匪英雄杨子荣背后的故事

1946年1月，杨子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月15日，二支队从五常出发，去海林县剿匪。二支队广大干部战士不畏艰难困苦，经过一面坡、苇河、亚布力、横道河子等地，于2月2日到达牡丹江以西的海林县。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等领导专程前来欢迎和慰问部队，并讲清当前敌情，明确了剿匪任务。

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村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着尖刀班冲在最前面。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寨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但老百姓也将遭到更大的损失。

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来不及向上级说明情况，对战友们说：“我进村劝土匪投降。”战士们一听急了，连忙说：“班长，那哪行，太危险了！”杨子荣说：“为了救老百姓的命，再危险我也认了，就是死了，也值。”说着，他跃出掩体，手挥白毛巾，喊着：“不要打枪。”土匪打开西门放杨子荣进了村。杨子荣进村后，先叫“同志”，再劝他们赶快投降，并大声说：“外面全是民主联军，都给围上了。”

按照以往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伺机剿灭。同时派出大部队跟踪配合。

1947年1月26日，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了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遭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腔。消除疑虑后，对方亮明自己身份，其中一个自称是“座山雕”的副官，一个自称是连长，他们同意带杨子荣等人进山。孟工头答应给杨子荣等人安排住处，并拿出几斤玉米面和一些盐。然后，孟工头领他们走了二三十里路，来到一个空木棚住下就走了。

几天后，孟工头和一个土匪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两名战士把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很狡猾，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让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块儿给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三道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这是一个被当地人称作马架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两名战士看好土匪后，带领其他战士冲进棚子，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共有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鹰钩鼻子、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这人正是惯匪“座山雕”。至此，杨子荣与战友们一举将作恶多年的“座山雕”及其属下土匪全部活捉。二团团部给杨子荣记了大功。

消灭了“座山雕”，剿匪任务并没有结束。1947年2月20日，杨子荣又领了新任务。这次是清剿土匪刘俊章、丁焕章和郑三炮。23日，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扑过去。慌乱中的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扳机，可能是天气太冷枪栓受冻，枪没有打响。这时，从屋内

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思杨子荣座谈会。

老战友们百感交集，发言特别热烈。有的说杨子荣家在荣城，有的说在牟平，还有的说在文登，众说不一。但是谈起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时，大家的口述形象却是相同的：长脸，颧骨稍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爽朗、健谈。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姜国政从部队抽出两名干部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调查工作。一来到胶东，联合调查组就直奔烟台地委说明来意，请求协助。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部通力配合，支持调查组开展调查。各地通过广播、贴寻人启事等形式，查询杨子荣的籍贯、身世。仅三天时间，调查组就收到127条线索。对于其中有价值的线索，调查组找相关人员面谈、核实，但没有人与杨子荣姓名相同。

有一天，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干部马春英提供了一条线索：多年前，岫岩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来查儿子当兵的事，可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而且，她儿子参军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后来传说他开小差当了土匪，村里停止对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老太太不服，到县里找了几百回。后来，县政府认为证据不足，于1957年和1958年先后认定杨宗贵为失踪军人、革命牺牲军人。

调查组把情况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作了汇报。1969年6月29日，曲波给调查组回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年龄，当年（1945年）29岁和30岁。二、有妻子，小孩有否不详。三、杨子荣当兵时改名参军可能性较大，否则其家属为什么多年不向我联系呢？四、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五、为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农耕是好把式，能下力吃苦。色是刮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不久，调查组又根据1968年杨子荣老战友的回忆及曲波来信提到的情况，查访当年领杨子荣、韩克利一起到雷神庙报名、体检的孙承祺，又找到了当年村里和邻村当兵的人和本村一些老人，还专门查访了杨子荣胞兄杨宗福，他们所谈的情况与曲波等人的回忆是吻合的。初步确认，杨宗贵和杨子荣为同一个人。